

民盟视点

未来电影学：知识谱系的迭代延展

□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 厉震林

未来，是无法命名的。如果可以命名，那就不是未来了。未来电影学，是一个知识谱系不断延展的过程，在一种规律性和创新性的博弈过程之中，丰富它的内涵和外延。

目前，未来已来，已是电影行业热词，Sora-AI智能生成视频和全球首部完全由AI制作的长片电影《我们的终结者2重制版》的出现，成为未来电影学的重大事件，其发展速度和品质等级，超越业界人士的预期。有学者提出，传统的电影学知识谱系，需要检讨和更新，每一位电影人应将自己储存的电影知识体系，进行除旧迎新的工作。

虚拟技术，将成为电影学知识谱系的重要板块。需要提倡像熟悉艺术一样去熟悉技术，否则，未来将无法顺畅地从事电影工作。难以预料，虚拟技术会将电影带到什么地方，或者说下一轮的虚拟技术会是什么，有什么在等待电影。电影人须有虚拟技术的相关知识储备，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的行业竞争。在知识谱系中，包括创意端、制作端、放映端以及后期消费端，涉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以及影游联动，探索未来影像艺术样式，将是题中之意。具体而言，文生视频、图生视频、音生视频、5G、4K以上、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均应系统地纳入电影知识体系。创意优先还是技术优先，已是

一个伪命题，技术已经成为创意不可或缺的内容。即使是从事传统剧本创作，也要有喜马拉雅山一般高度的科技想象叙事能力，如果不知道虚拟技术可以产生如此特效，剧本就不敢去写，或者根本想不到。

未来电影学知识谱系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确立电影人的虚拟技术认知，无中生有，无所不能，无缝对接，是虚拟技术对于电影的基本属性，将驱动电影进行自我革命。

未来电影学，将在内容生产的两端进行延伸，包括前端和后端，使许多原来不曾获得充分重视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产业环节以及新兴行业在电影产业链中不断“破土而出”，成为未来电影发展的引擎。

前端延伸，包括对于后电影产品的设计，或者称为后影院市场开发，应设置创意工程师岗位，从策划创意阶段开始，将电影的相关要素进行IP设计，授权生产厂家生产玩具、服饰、化妆品等后电影产品，延伸电影产业链。

目前，好莱坞的票房收入，仅占行业营收的20%-30%，其他全部依靠后影院市场完成。电影可说是“浑身都是宝”，成熟的电影产业不应仅仅依赖于“票房”，必须发展更多的衍生品以及版权交易。它不是一种后端的行

为，电影“爆款”才想到进行衍生品开发，而是前端的设计。

电影知识谱系需要贯彻这样的理念，即后电影产品与电影产品同样“值钱”，甚至更为值钱，后电影产品或者后影院市场，是创编、摄制、宣发之后的第四个电影产业环节，是未来电影产业“增值”最大的“通道”之一，应当培育成为新兴电影市场。

后端延伸，则是拓展版权交易、电影保险、文化投融资、电影法务以及与此相关的项目运营、艺人统筹、院线管理等领域。从目前实践来看，优化未来电影的产业结构，需要形成以跨媒介企业为核心，主流产品、类型产品、分众产品与分渠道、分功能产品互补的多元产品体系，以及网络电影、手机电影、自媒体影像和其他数字技术作品的产业化发展，多屏影视版权窗口传播的有序格局，培育全产业链的跨国企业，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多模块的业务布局，实现企业规模化与集团化，培养若干股票市值具有竞争力的垂直性龙头企业，完善产业、企业、项目、科技、人才孵化的政策、金融和保险体系。这些都是未来电影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内容。

未来电影学，还应有创立新样式、新片种以及新教育的战略诉求。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观众审美文化与此同构，文化艺术领域产生新片种、新剧种的契机已

然出现。如同历史上“西皮”和“二黄”产生京剧剧种一样，人工智能、新媒体与戏剧的结合越来越多，新剧种已经初现端倪。电影也不逊色，影游融合、与戏剧结合的实时影像戏剧，其形态已渐趋完善，还需要不断磨合。未来电影，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之下，会有更为先锋的样式和片种“呱呱坠地”。

高等电影教育领域，未来电影学可以试试在现有高校内部设置虚体的电影科学院和电影商学院，按照专业进行合体。电影科学院强调影视教育的数据化思维以及数智化能力，积极探索新兴AI技术在实践领域的落地应用与业态创新，再造产品生产机制以及电影教育环节；电影商学院致力于影视产业和金融资本领域的教学研究，包括电影投融资、版权交易、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公司上市、电影节运营、衍生品、金融、法务以及新开发的产业环节管理等领域，培育新型电影职业经理人以及相关商务人才。

理想状态的“未来电影学”，应是“理论先于产业”，理论为产业创造概念、思想和未来。其最终来源于对移动影像、电影的本质及其信念的认知，以及不断超越的想象力、无与伦比的领悟力以及诗和远方的价值观。它是战略家以及思想家的实践。未来有无限的魅力，始终是电影发展的最大动力。

(作者系民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主委)

“香药同源”的中华香文化

□ 《新闻晨报》物候日志专栏作者 岳 强



药食同源，诞生了药膳；“香药同源”，形成了和香。中华香文化从诞生伊始，就通过不同形式的香品，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从最初的香料散烧，到佩香、香囊、涂香、印香、香丸香饼、墨香、香露、香珠香牌、线香、盘香、塔香等香熏制品应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香丸就借鉴了中医药膏丹丸散方剂中的药丸制作技艺，多数香丸方是以炼蜜和合而成。

以香丸为代表的传统和香也是中国传统用香方式成熟的标志，也是传统制香工艺技术中的核心技术，它是由多种香药经过不同比例的调配制作，使香药性味和作用后，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气味的个性和使用价值的香品，这也是“香药同源”的典型代表。南朝史学家范晔所著《和香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和香的著作。“汉建宁宫中香”则是目前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最早和香方。

建宁(公元168-172年)是汉灵帝刘宏的年号，距今约1850年。据明代周嘉青著《香乘》四库版卷十四《法和妙妙香》所载“汉建宁宫中香”香方为：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斤，丁香皮五两，藿香叶、零陵香、檀香、白芷各四两，茅香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沉香一两(另研)，生结香四两，枣半斤(焙干)。右为细末，炼蜜和匀，罨月合，作丸或饼蒸之。

此香方中的黄熟香按照丁谓《天香传》中海南沉香分类法“四名十二状”，为四名之一，特指不沉水的沉香。

“汉建宁宫中香”的香方以黄熟香为底料基香，辅以白附子、丁香皮、藿香、零陵香、檀香、白芷等使香韵丰富厚重，有药香的气韵，定香剂则选用了茴香、甘松和乳香，会带有一点树脂类香料所产生的异域气息，此香以炼蜜为粘合剂，和合成品即为香丸。

从性味上看，以辛甘为主。从归经上看，以入胃脾经为主。从功效上看，以行气理气，止痛定痛为主。从香型上看，是以沉香为底韵，带有药香的浓郁香型。其气味仍以沉香为主调略带药香，而不是药味为主香气为辅，颠倒主次。“香药同源”对于香文化来说，必然是香为主，药为辅。

从出土文物与古籍文献中看，汉代“香药同源”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非常广泛。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在辛追夫人的棺椁里出土了四只香囊、一只香枕，所用香料有“佩兰、茅香、辛夷、杜衡、桂皮、蕙本、花椒、高良姜、姜”这九种。考古专家认为：“虽然出土的药物已经碳化失去功效了，但鉴定出的几味药材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含有挥发油类的中草药，可以用来防腐保鲜。”正因如此，有专家猜测这就是千年女尸保存不腐的奥秘。可以证明的是，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已会用香药保存尸体。其实，中式餐饮中的卤肉不用添加防腐剂也不会变质腐坏的原因，也与所用香料有很大关系。

在古代地理方志《三辅黄图》卷三中载：“椒房殿，在未央宫，

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汉代宫廷建筑中的后宫椒房殿，用花椒和泥涂墙，从实用价值上说，具有防虫蛀和营造室内暖香的功效，对女性生育能力而言是有好处的。这与重阳节时，传统民俗佩戴茱萸茱囊有着相似的用香思路。

唐宋时期，医药文献中所记载的具有治疗和保健预防价值的香方散见于《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著作中。特别是在预防和诊疗瘟疫方面，香药的作用尤其重要。

明代传染病学大家吴有性辨明“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鼻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创立“戾气”病因学说，著《瘟疫论》。清代乾嘉间名医刘奎在著作《松峰说疫》中大篇幅的记载整理了历代对于瘟疫的外治疗法，其中“避瘟丹”一方，至今仍是预防呼吸道流行疾病的有效香方：茅苍术、乳香、甘松、细辛、芸香、降真香(等分)，糊为丸豆大，每用一丸焚之，良久又焚一丸，略有香气即焚之。

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系统传承性，和各文化子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键性。香文化与传统中医药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自古即有“香药同源”之说。首先，传统合成品所用香料基本上都是药用本草。其次，很多香品本身具有实用的药用功效。从香文化的角度而言，首先气味要能具有让人愉悦



文书记情深，风静香如丝

的“香”气，而不能仅仅是药味，这是与中药本身的本质区别。中华香文化，如一缕青烟，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仍熏染着神州大地。它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又融合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其“香药同源”的理念则是将国香的文化价值与药用价值完美合一，成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享用这一缕馨香。

(作者系民盟上海文化传媒体委员会盟员)

艺术漫步

致敬印象派，越过一百五十年光影

□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黄阿忠

欧洲绘画史上的印象派已经诞生150年。岁月轮回，光影依旧，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光影和色彩，依然闪烁着鲜活的生命。

画家，时，阳也，可谓日月时光，阴晴圆缺；影者，阴也，映也，可喻视觉冲击，或强或柔。对于绘画而言，光影的描绘、色彩的表现，成就了一代画家，并成为绘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画派。

1872年，法国的青年画家克劳德·莫奈，在塞纳河出海口的海港城市勒阿弗尔，画了一幅题为《日出·印象》的油画。作品不大，表现的是港口的早晨，阳光笼罩下，小船在水中摇曳，光影在空气中闪烁，虚朦的景物产生的美感让视觉焕然一新。这是莫奈在自然中，对于光影描绘的激情表达，也是意象表现的典范。当作品送到权威的巴黎学院派沙龙展时，却遭“差评”，并被嘲讽不过是“印象”而已。殊不知，青年画家们接过“嘲讽”的评价，把“印象”作为他们的旗号。

朝晖夕阳，岁月匆匆走过，山川河流印下了时代的光影；一批又一批画家走出画室，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了日月的阴晴雨雪。他们画下了一幅幅改变历史的画卷，风行一时，蔚然而成“印象”的大气象。在西方的美术史上留下了一个值得后世借鉴学习的流派——印象派。

印象派画家走出画室，背着画具在山水房舍、教堂街衢，又或街角的一个石阶边、坡上的几棵橡树之间，支起画架，铺上颜色，在画布上一笔一画表现自然给予的感受。他们感觉到太阳在头顶慢慢移动，听到从屋檐滴下，打在芭蕉叶上的雨点，凉风掠过画船，霞光照在草垛，自然是从他们绘画的生命。他们在阳光下散步，追逐自然的光影和色彩，这些是印象派画家的灵魂。

克劳德·莫奈坐在吉维尼花园的莲池边看晨曦，在弯弯的日本桥上画睡莲；鲁昂大教堂的光影颤动片刻，圣拉查尔火车站蒸汽弥漫的瞬间，绘画理念的变革成就了他的理想。卡米耶·毕沙罗在阳光下走过蓬图瓦兹，在瓦赞村口表现道路的光线、投影；巴黎的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丰富了他的创作灵感，他的作品一反古典主义陈旧的俗套。

物体反射光线的色彩变化的认知，让印象派画家在光和色彩中认识世界。阿尔弗雷德·西斯莱的《枫丹白露河边》是对自然色彩的第一感觉，《鲁弗申的雪》捕捉了雪景中的瞬息，减少了物体的细节描写，探求了自然的奥妙；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游船上的午餐》，活跃着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他们对自然光影、色彩的深刻理解，将绘画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印象派的理念在对于自然的表现中不断发展。“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高更、塞尚等人作品中的生动、鲜活、灵性在画室中是难以捕捉的。梵高在阿尔勒画的《吊桥》《咖啡馆》，还有在奥维尔画的《小教堂》《麦田》等，既有平民思想的体现，也有对光影的热烈追求。高更在塔希提岛画的那些女人、大树、山水，更是进一步抒发了色彩的情感表达；他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在光影、色彩之外将画的寓意上升到了哲学领域。塞尚的平面、结构理念，又揭示了印象派画家对体积和空间关系的理解；《桌上的一筐苹果》的物体结构连成优美的构图，《圣维克多山》的结构像是交响乐中的一曲独奏。梵高、高更、塞尚在绘画史上承上启下，他们的生命、灵性，在自然中发扬光大。

印象派的画风影响着世界的艺术发展，印象主义在法国兴起之后，转而风靡全球。印象派的表现方式传到了美国，美国画坛光影、色彩迭起，进而形成一时风气。印象派充满了东方的神韵、意象、形式，其精神表达和东方的审美有共通之处。东西方的美学不约而同的将诗化的意境、情调、人性等，融合在“印象”的广阔天地中。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艺术风起云涌，流派如潮，画坛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写意、抽象表现主义等等，一个接一个层出迭起，不断演化。印象主义不再是艺术的主流，却还是在无处不在。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作品中有光，现代派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画中有色彩，纳比派画家笔下的色彩有诗化的情调，立体主义有时光的叠映、野兽派的画作有色彩的激情……美在光影、色彩中彰显魅力。在美的历程中，印象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断影响着绘画的潮流。

日月的光影是永恒的，作为精神的慰藉、安抚，光影悄然走进人类的心灵。哪怕太阳被薄云遮住，光还会透过虚朦的云层照射；哪怕月亮躲进银河，鹊桥下的沙粒会闪烁在天空。如果没有太阳、月亮，世界将是一片黑暗，而“印象”是摄人心魂、照亮心灵的光。

(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

夜观蕴藻浜

□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魏鸣放

春天了，船多了。

看河去。

每次，都是下午四五点离家。往南，坐地铁四站。骑共享单车，往北，过一段黄色栏杆的水泥大桥，登高望远，看西边，正有夕阳圆大，红红落在长河之上。

蕴藻浜，上海市北郊的一条最为美丽的河名，也是排在黄浦江、苏州河之后第三大河。

下桥，继续往西。

一段最佳看点，正在荒野无人之处。

有一条柏油马路，相隔了几排房子，正与河道并行而走。前面，再穿过高速公路路桥，进入一片无人的小树林。后面，一条水泥小道上，烈烈丛生杂草，全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发疯一般高过了头顶。

每次到达，天色已黑。

靠近河边，太多的杂草，高低叠乱，围满了庄稼地。

又见了，一条大河开阔悠长，波光无边，水色黛黛，如油，如浆，似汤，似汁。大河对岸，土坡之上，一片树林，灰影漠漠。更远处，几道河汊，错乱了视线。

还有，几排高楼，缀满了晶亮的灯。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一道大河之上，只有天空。那是夜鹭，一只，两只，黑色，掠过丁灰色的天空。一声咕叫，或两声，饱含水意。

有时天上，明月一轮，悬在了中空。

大船，来了。都是货船。那是，轮船的机声，嘭嘭地响着，拍打着水面。一个个，满船，低而平坦，如竹筏。一个个，空船，人高马大，似战舰。像是，一幢幢移动的房子，平房，楼房。它们自己会走，远走天涯。

对岸的树林，又一阵风过，沙沙有声。

黑船，黑树，黑河。

以一支手电，对准了轮船，只读名字：苏州港、杭州港、嘉兴港、镇江港、常州港，那是江南。泰州港、盐城港，蚌埠港、亳州港，济宁港，那是江北。

一切，来自大江南北。

这里唯有，船上的灯光，黄灯，白灯，于黑暗中无声行走。这里唯有，两边河水，哗哗地，降落，旋转漫流，哗哗地，洪波涌起，升起，再升起。

(作者系民盟杨浦区委员会盟员)

文博添彩 “从上海出发——百年中国油画掠影”展览正在展出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上海)第二家文化教育基地在刘海粟美术馆揭牌。刘海粟美术馆是我国首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省市级国家美术馆，是集收藏保管、学术研究、展览陈列、教育推广、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原址于1995年3月16日建成并开放。现址位于长宁区海粟绿地内，于2016年8月16日重新对外开放。

刘海粟美术馆立足自身定位和馆藏特色，坚持学术引领，以传承刘海粟艺术精神、凝聚青年力量、秉持创新理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宗旨，以国际化视野和开放共享的办馆思想为依托，积极打造新时代具有自我特色的美术馆，努力成为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国家重点美术馆。

7月19日-10月15日，“从上海出发——百年中国油画掠影”展览正在馆内火热举办中。展览是“第十四届全国美术



责任编辑 黄嘉乐 xcb@shminmeng.com

行者 无疆

风从北海起来时，将七月的利剑藏在阳光里，借着早晨回港的颠簸游踪，趁着傍晚翻涌的海潮浪花，徐徐登岸，再回人间。看不见海风的影子，也看不清七月的模样，我看到汗珠密匝匝地流动，我看到肤色一点点地暗淡，北海风总是不动声色地钻入旅客身体里，它是南国七月的隐形使者。

北海风起来时，它在潮汐变幻之间，将自己妩媚多情的身姿，在朝阳与夕照之间叠映显现。在游客的尖叫与奔跑中，海风将每个人紧紧拥抱，还将他们的衣襟解开头发撩起，这是北海风在七月里的一场人间苦恋，可是在被追捧者的眼中，却看不到海风的影子，只有被海风催生出来的迷幻风景。

七月的北海边，喧闹着游人，与海水的蜜月盛典，海风将布景与舞台搭建完毕，就不得不暂别此地。人海苦恋的幕后导演，不料沦为多余的看客，只得孤身流浪于广袤的古越大地，恰似千

七月北海风

□ 上海大学图书馆馆员 夏明宇

年前流落于此的唐宋名流。从北海贬逐至柳州，柳州柳州身在百越文身之地，遥望海天愁思茫茫，被岭树隔断了千里之目，连乡愁也化作了对望，在咸涩黏腻的北海风中，那宛如回肠一般的弯曲江水，奔流着诗人无法言表的哀愁。千年前的北海风缓缓吹拂南国疆土，诗人身为一株他乡之柳，根植于海风熏蒸的南蛮野地。单身瘴海的秦七与黄九，也在南国海风的摇荡下，长眠于无法逃离的瘴疠之地。而从儋州九死一生渡海登临合浦的东坡先生，却在一片暮烟中拖着病躯，吟啸徐行穿越了南越大地。北海风与北国文人，一个从海上流浪至内陆，一个从中原贬谪到海边，他们在南疆的偶遇，创造了跨越千年的苦涩与风华，前者哺育了一片绿洲，后者则书写了咏叹千古的风流传奇。那繁茂的榕树携带着庞大家族，在轻轻挽留你，椰子树的

挺拔身姿，在默默目送你，五色斑斓的花朵芬芳，在偷偷献祭你。回望行经处的荒芜与峥嵘，你没有屈子怀沙的忧郁断肠，也没有文士零落的栖迟绝望，原本是一趟自我放逐的内陆旅行，却无意间换来了蛮荒大地的万千葱茏。无心播种无意施恩，你却收获了满目繁华，但是回到北海嬉戏浪花，才是北海风魂牵梦绕的牵挂。

见识过天涯碧色与人间沧桑的北海风，不再只是喜好捉弄海潮的弄潮儿，抑或玩弄游客发梢的无聊隐士。北海风从合浦走过，珠还合浦的人间喜剧，激励它奋然潜入水底，用柔软的身子把海蚌唤醒，呵护明珠在温热的水中孕育生长。万物苍生从合浦走过，沐浴北海风，怀想合浦珠，在此体验到沧桑旅程的辗转与圆合。

我在七月北海风里穿行而过，亲听着海风的失意与咸湿，体贴着流放文人的惆怅与忧伤。我从北海走过，在汹涌的人海中，看

到了黧黑的脸与粗粝的汗，在凉帽与面纱的掩映中，瘴海蛮荒与古越族裔恍惚叠映。我从合浦走过，看到街市上莹洁圆润的串串珍珠，好似一篇篇等候赏读的圆合故事。我从海边的银滩走过，未曾邂逅海蚌怀沙的动人海景，却又无法忘情蚌病成珠的磨难与荣耀。我在七月里的炎炎行旅，注定只是北海风中的一场苦恋相遇，而珠还合浦的圆合与期待，只能寄意于海风的馈赠与传情。

七月北海风，从海洋吹起，从远古吹起，在古木繁荫中落脚，在合浦明珠里绽放。七月北海风，游客不曾看到你的身影，你却把每个人紧紧拥抱，世间真正的痴情绝恋，从来都是有形者在台上表演，而无形者则只能在台下观望，有形而无形，无我亦忘我。行经北海古越之地，注定是一场难以回归与重逢的陷溺，珠还合浦的圆合祈愿，不正是古人身陷蛮荒绝境时，对于戮力人生与生死苦恋的寄托与超越么？(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